

哲学寓言、想象神话和美的创造

——序李门《神秘逝者的诤言》 □李一鸣

一

有谁还认为科幻文学就是纯粹展示科学浪漫幻想、叙写科学奇迹的文学体式么？

事实上，目前公认的世界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夫人于1818年创作的《弗兰肯斯坦》，就不是一部单纯描绘科学幻想的作品。其蕴含的对于科学与伦理、人性与理性关系的思考，乃是它的黄金内核，也是这部名作符采彪炳、晖丽灼烁之所在。

科幻小说的诞生与19世纪人类进入以科学技术革命为主导的时代密切相关。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开创了科幻小说的滥觞。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现代科学技术与理论的问世，带来了科幻小说的勃发；核裂变、宇宙航行、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加速了科幻小说的繁荣。新世纪以来，航天科技、量子力学、人工智能、5G通信、生物基因、区块链等尖端技术的蓬勃发展，更为科幻小说开辟了无限空间。

当下对于科幻小说，有“硬”“软”两分。所谓硬科幻，就是以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硬科学”（自然科学）为基础，以科技或科学猜想推动情节进展的科幻作品，软科幻则是情节和题材聚焦于“软科学”（人文科学）的科幻小说。实际上，优秀科幻文学作品大多兼具“硬”与“软”两种要素，难以严格以两分法区分。以科学元素助推科学幻想，以科学的可信性、科幻的预言性赋能科技与社会发展，是优秀科幻小说的共同特征。

2015年，凭借《三体》获得第73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雨果奖的刘慈欣曾断言，历史上很多大国的崛起都伴随一种大规模的“科幻事件”，也就是把超现实的科幻想象变为现实活动。可见科幻的意义远远超越了文学范畴，它深刻影响了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和现实生活。

李门曾出版长篇小说《情荡红尘》《有情无情》、“聊斋”体小说《幽都志异》、纪实文学《椰林下的足迹》《椰林轻语说》《足音》等多部作品。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以80岁高龄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神秘逝者的诤言》，体现出了似乎“80后”才有的澎湃激荡、逸兴飞扬，为人们描绘了一个神奇独特的艺术世界，引领读者抵达惯常生活中难以想象和抵达的世界。其所呈现的深厚饱满的哲学蕴涵、奇异诡谲的宏大想象、卓绝群伦的美学创造，给读者带来了“震惊体验”，为当代科幻小说写作创设了新高度新境界。

二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说，“小说就是形象化了的哲学”。哲学是什么？在中国当代哲学家冯友兰看来，哲学就是宇宙观、人生论、方法论。哲学是对终极问题的思考，关乎宇宙，关乎人生，关乎人文。宇宙何其大也，从时间上讲无始无终，从空间上看无边无际。2015年9月14日，美国科学家探测到后来被命名为GW150914的引力波，此次引力波是由两个黑洞合并引发，经13亿光年的漫长传播，最终抵达地球。1光年大约9.5万亿公里，普通民航飞过1光年的距离需要120万年。13亿光年何其遥远！《神秘逝者的诤言》借小说中人物塔娥之口，极言宇宙时空之广袤无际：“你们所在的银河系，是宇宙中这几千个星系中的一个，而太阳系则是银河系中的一个小程序。”“大约50亿年前，



银河系发生了一次超新星大爆炸，太阳诞生了！又过了大约6亿年，围绕着太阳转动的地球等几大行星诞生了！再接着便是地球生命、地球生物的相继诞生，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12亿年左右。”以此哲学视野俯瞰地球、回望人类，眼光自会不同。这也正如柏拉图在其哲学名著《斐多》中的奇妙设想：大地上的空气实际上也是一种海洋，我们在空气的底部，就像鱼在海底一样。在空气上面还有更高的世界，那个世界上的人看我们，就像我们看鱼一样。其中的哲学蕴涵，何尝不是“科幻”语境所反射的宇宙观、世界观？

《神秘逝者的诤言》不仅探索人类与宇宙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充满对人类处境和未来命运的观照，其核心理念是孜孜求索事关人类的大问题：“人类要追求的是怎样的未来？”“人类社会应是怎样的社会？”小说提供了一个与已知世界迥然不同的另一个幻想世界，进而重新打量这个已知的世界。小说塑造了科学和社会发展均达极顶的香登人、与香登人形体相同的太阳人以及残暴、好斗、贪婪、恃强凌弱、掌控了太阳人的龟当人。如何拯救太阳人？怎么斩断龟当人强加在太阳人身上的桎梏？龟当、地球、香登三个星体之间纵横、风云变幻，香登人、龟当人和太阳人各自仗仗所拥有的“绝杀”“旋风狡毒”“古代兵法 and 孔孟学说”等绝招，演出了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的争斗故事。最终香登人与地球人中的佼佼者合作，取得了来之不易的胜利。小说展示的是一个幻想世界，是一场基于现实人类危机和人性忧患的思想试

验，面对人类在矛盾枷锁中的呻吟，把科幻作为一种方法，以对过去和未来的想象打破枷锁、改变现实，探索“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一亘古不变的人类命题，把美好未来展示给人们，指向的是追求和平、共享共赢、命运共体、制止战争的人类良知和伦理秩序，体现了寓言化哲学的品质。

三

科幻小说的核心竞争力是科幻想象力。就如美国文化批评家莱斯利·菲德勒所说，科幻小说是启示的梦想，是超越或改变人类的神话。科幻小说天然具有“科学”和“幻想”的内质，“科学”面向的是科学知识尤其是前沿甚至未解的科学理论，“幻想”注重的是场景的奇幻性和技术的陌生化。缺乏“科学”的幻想是胡思乱想、怪力乱神，失却“幻想”的科幻是科学论文、科普作品。日本学者武田雅哉与林久之关于科幻小说是“一种充满着假说是科学性或科学的‘惊悚感’而令人感到陶醉的故事类型”的论述，庶几契合科幻小说的本质属性。

《神秘逝者的诤言》中的故事既是当今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也是梦幻理想、神话世界的一种展示。作者将科幻元素天衣无缝地融入作品立意、人物塑造、情节设置、细节刻画之中，万变巨型飞船、“飞鹰”等各类探索宇宙的飞行器，“宇宙真视图”、星际导航仪、“时空翘曲推进器”、“星际语言译音器”等诸类穿越驾驭时空的航天工具，供餐器、“救难神器”、“神鼠”穿地机等神奇物体，无不微妙在智、触类而长、玄同阴阳、巧夺造化。

且看小说中参观“香登生育基地”一节，细致描绘了培育增智幼童的奇幻过程：“一名幼童仰卧在一台摇篮似的小床上，一动不动，似已进入沉睡状态。当幼童身体被放大后，那幼童的全身影像立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那纵横交错的大小血管，如一道道红色的河水或溪流，清晰地显露了出来。红色的血液，正在或直或弯或粗或细的管内汨汨地奔涌着、流淌着——似江河中的湍流一般；巨拳般大小的一枚红色心脏，正在怦怦地跳动，那声音如擂鼓般震响。一只爬虫状的东西伸出两只细爪，将一小片虽已放大却仍比芝麻还小的薄片擒住，像一叶小舟沿着这血液江河顺流而去，流经若干河湾和迂折水道后，这小舟终于驶入了脑部，驶进了微血管，在脑中的一个部位停下，细爪轻压几下，那枚微小薄片便稳稳地固定了。然后，那只运载薄片的爬虫折转方向，沿着来时的这条汹涌奔腾的红色江河逆流而返……如此微小的薄片，仅有发丝的千分之一，可它却有着大海般的内涵。语言、文字、数学、天文、地理以及有关香登、香登人、‘生灵之父’的初级信息，几乎全在其中而无所不包啊。当这名幼童在睡梦中香甜地度过了几个小时后，当这枚微小薄片在脑细胞内与记忆图谱融为一体的那一刻，嗨，这名儿童第一阶段的教育就大功告成了！”这种建立在科学前沿思索基础上的幻想呈现，不仅触及了人类集体梦想的神经中枢，而且极大解放了人类机体中深藏的幻想基因，在读者心灵中产生巨大震撼力与惊奇感，流动出技术物化之美、幻化想象之美。

四

科幻文学不仅包含“科学”和“幻想”，而且须臾不可

时代回响与诗性哲思

——评刘诗伟长篇新作《一生彩排》 □李雪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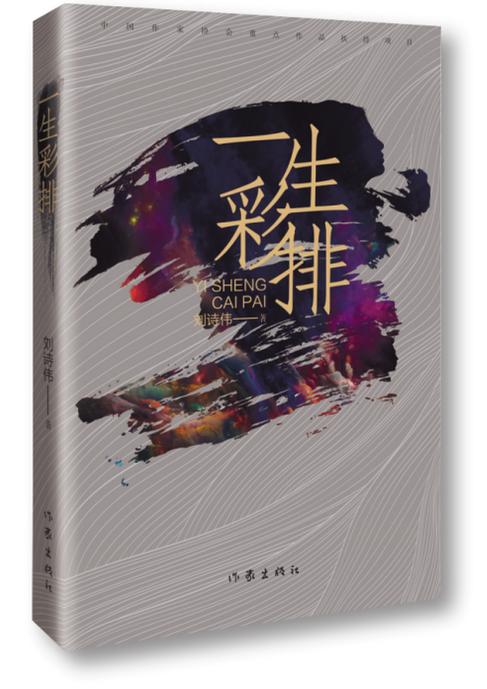
刘诗伟的长篇新作《一生彩排》由上、中、下三卷构成，分别讲述发生在1983年、2000年、2017年的三个彼此相隔17年的“悬案”，即刘虹女的消失之谜、小刘虹女的身世之谜和“虹女之墓”的修建者之谜。1983年，“我们”四个大学同学赵春、钱夏、孙秋和李冬追随美丽的刘虹女来到江汉平原上的小城，但刘虹女在一桩蹊跷的强奸未遂案后不知所踪，四人各奔前程，17年间再无联系。2000年，赵、钱、孙三人在出席母校的“千禧”庆典时，发现了一个与当年的刘虹女同名同姓、形神兼具的女生，原来她是留守南平的李冬按照记忆中的刘虹女培养的女儿，但她的身世来历成谜。2017年，“我们”在刘虹女当年下放的知青点鸽子坪的荒岛上发现“虹女之墓”，立碑者竟是完全不知情的“我们”四人，原来34年前刘虹女假借“我们”之名为自己立下墓碑，并未像遗书里说的那样随汉江而去，但她为何消失，依然成谜。小说在三个悬案中穿插了诸多小谜题，每一个谜题的解开都伴随另一个甚至多个谜题的产生，在类侦探和言情小说的故事框架里洋溢着满满的言外之意。

刘虹女“美得脱离群众”，可望不可即，她婉拒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追求者，貌似一个求而不得的情节剧，但真相远非如此，单就“刘虹女”这个命名便暗藏玄机。《类说》里有这样的异事：“首阳山有晚虹，下饮溪水，化为女子。明帝召入宫，曰：‘我仙女也，暂降人间。’帝欲逼幸，而有难色，忽有声如雷，复化为虹而去。”由晚虹幻化而来的女子由内到外都美到不可方物，她在小说里幻化为“倾校倾城”的刘虹女，又与屈原笔下的“美人美政”合二为一。孙秋当年在寻找刘虹女时，有一幅奇异的画面定格在脑海中：虹女与两千前的屈原站在一起，与天上的彩虹和白鸽、与六千万年前的“植物活化石”珙桐树和展翅飞翔的鸽子花融为一体。她是终极美善的化身，像一道“神圣而诱人的”光，她是“长在灵魂里的慰藉与怀想”，可以“让人保有高贵精神的底色”。时光不会倒流，人生也不能重来，但“因为深藏她的美，所以热爱这人世”。于是包括“我们”在内，人人追慕“刘虹女”的盛况就不再是单纯的情爱冲动，而是无论老幼、无论地域、无论贫富、无论高尚或卑贱、无论幸福或苦难、在向死而生的生命历程里，人们内心都保有对美的本能的向往，这是生命美学的要义所在。

小说的主人公“我们”分别姓赵、钱、孙、李，名春、夏、秋、冬，这个由百家姓首句和一年四季构成的复数人称，显然不仅仅指向小说中具名的四个人物。首先，“我

们”是无数个在青春年代义无反顾的追梦者。“我们”接近刘虹女的方式各不相同，动机也并不完全单纯，譬如赵春从李铁梅到刘虹女的审美改变的震惊感，钱夏看似偶然实则处心积虑制造的“肌肤之亲”，孙秋在“哲学小路”上与刘虹女偶遇时“三分之二秒”目光重合的秘密心声，以及李冬以退为进、甘愿成人之美的默默付出。但无论如何，“我们”和刘虹女交往所带来的，都是永生难忘的青春喜悦和人生动力。“我们”和刘虹女共同拥有1980年代初的崭新记忆，在孙秋创作的话剧《虹女》中，“我们”分别饰演皇帝、古皮、唐璜和雷雨四个角色，那是“我们”最初的现代性启蒙和思想争鸣。其次，“我们”也是无数个当代中国发展变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刘虹女消失后，赵春从政之路上的野心与代价、钱夏从商之路上的原罪与放纵、孙秋心系人类命运的情怀与行动以及李冬暗中抚养小刘虹女的安之若素，都在更宽广的历史和现实时空中映现出社会和人性变迁的不同侧影。最后，“我们”更是无数人在内心永远珍藏着爱与美的探索者和思想者。在充斥着无数“急事”“小事”“大事”的生活中，“我们”无论奔波劳累与否，或功成名就或安于一隅，都从未放弃心中与刘虹女有关的美好愿景。在虹女之美的吸引下，赵春权力的野心、钱夏逐利的欲望、孙秋的高蹈和李冬的实干，共同构成人性的丰富和世界的参差。小说在复数人称“我们”、第一人称“我”以及第二人称“你”之间不断切换，深入“我们”34年的成长、伤痛与希冀，多重声音产生的复调效果使有限的文本包蕴了无限的思想，在多声部的合奏中实现了对历史、现实和未来的多重阐释。

刘诗伟曾经明确提出“好看是小说的首要胜利”，《一生彩排》无疑再次践行了他的这一写作主张。但他的小说美学远不止于“好看”，他更孜孜以求的是如何从“好看”的故事中生长出“意义”。刘诗伟在早期的长篇小说《在时光之外》的题记中曾这样说：“像本书的这类故事，也许应剥去时光和故事的外壳。”这句话或可视为破译刘诗伟所有小说的密码。他一直痴迷于在故事中嵌入哲思，以“心怀终极、解决现实”的情怀刺破社会和人性双重迷思并积极寻求解决方案，他称之为“现代拯救”。事实上，他的小说大体上就是“现代拯救”的种种变体，像《在时光之外》中的刘浪从7岁起，便困扰于如何解决人类及其生活的地球终将灭亡的难题，《拯救》中刘浪不断反顾初心，寻求自救和他救的可能，《南方的秘密》中的顺哥开创“π”事业，探索社会良性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都是在现实关切与未来忧患的纠



缠中催生的拯救方案。《一生彩排》以更娴熟的叙事创造出又一场有关“现代拯救”的思想盛宴，以诗性哲思穿透现实表象，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和公共关怀精神。

从1983年到2017年，从流行拜伦和普希金的激情时代到机器人小冰出诗集的信息时代，整个社会处于剧烈转型中，各种观念也此起彼伏，用孙秋的话说就是“一切都在流淌，未来没有格式”。孙秋一直潜心研究各种现实问题，他看到太多的落后与粗陋、盲目与短视、恶意与变形，权钱联手损害公平正义，形式主义甚嚣尘上掩盖真正的问题，物质日渐丰裕而自由的生活却渐行渐远，美善在精明的成功学算计里似乎失去了立足之地。在终极意义上，孙秋是悲观的，

舍去的另一重要元素是“文学”，离开文学性的“科幻”是难以想象的。

李门对此有着独立的思考：“科幻小说究竟应该以科幻元素为主还是以小说元素为主？或者科幻元素与小说元素同等并列？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千人有一人的看法。我个人的想法是，顾名思义，科幻小说即‘科幻的小说’。也就是说，科幻小说也是小说，它应该具有小说的特质，它被称为‘科幻小说’，只不过因为它是具有科幻元素的小说而已。”可谓一语中的。

“立意是小说的灵魂，人物是小说的主体，情节是小说的骨架，细节是小说的生命，语言是小说的风采。”这是李门科幻美学的“知”与“言”，也是他创新创造的“工”与“行”。《神秘逝者的诤言》堪称一部具有精妙文学性的科幻小说，无论其结构之美、叙事之魅、语言之变，还是人物塑造、意象凝造、氛围营造，都令人叹为观止。

以人物塑造论，小说对于欧阳阳、姚仁礼、陈东方、塔娥、塔翎、山本野觉、加布里克、贾志飞、阮明俊等数十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既呈现鲜明的肖像特征，又呈现不同的神态特点；既注重动作刻画，又注重心理描写；既有环境衬托，又不辞细节描画，亦不吝跌宕起伏情节的铺设。人物形象可谓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以语言和叙事论，小说更显出作者驾驭语言、从容叙事的非凡功力。在描述万变巨型飞船进入黑洞的情形时，作者妙笔生花，挥洒自如：“此刻的万变巨型飞船，已嬗变为一个小小的球体，浑圆的，灰色的，酷似一颗小钢球。混迹在一片朦胧混沌之中的它，一边猛烈地翻滚，一边朝着无底深渊飞速地坠落，坠落，坠落……这情景恰如一颗被龙卷风卷入高空的坚果，一忽儿被旋流卷入漩涡中心，让发狂的风牙磕碰、揉搓与撕咬，但因坚壳庇护，当龙卷风发泄殆尽时，它所触及的树木、房舍、船只、车辆等一切已被一一摧毁，而这粒坚果却完好无损；亦如一台巨型搅拌机，当接通电源后，即飞速地旋转起来。它产生的力量无坚不摧，无论多么坚硬的沙子、铁片、木屑，都会被它的利牙与旋转之力撕得粉碎。但其中一粒圆球的、如芝麻般大小的小钢球，却安然无恙。断电之后，呈现在面前的，仍是那粒完好无损的小东西……”“它一直在旋风式地加速坠落。坠落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猛烈，那小小的钢球也越来越小，直至无影无踪。剩下的是一片朦胧中的混沌与致密，以及抖动、翻滚、摩擦、挤压和超强度的碰撞。而那粒小钢球，并未永远消失在无边无际的混沌之中，时而隐没，时而再现。但无论何时，看起来它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广袤沙漠中的一粒沙子——这粒沙子，无论暴风将它吹到哪里，也无论它撞上什么，但它始终存在于沙滩之中，当风平浪静而日光普照时，它依然存在于那里，依然露出闪闪发光的身影。”这段描绘有形有声，有动有静，有虚有实，有色有体，可闻可睹，美轮美奂，真是形神俱备、联翩新奇、出神入化、瑰丽奇绝；其句子或长或短，或骈或散，或雅或俗，或急或缓，既有文言文的典雅凝练，又有白话文的清丽流畅，可谓元气淋漓，动态万千。至于白描、夸张、比喻、拟人、对偶、排比、渲染、递进等艺术手法的运用，更是炉火纯青，穷尽修辞，达到随心所欲、妙不可言之境地。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不言，或才是面对《神秘逝者的诤言》这一美的创造最好的序言？一叹！

哪怕在2000年“千禧”的繁华和热闹中，他看见的仍是“人类的可怜与悲怆”。同时孙秋也是一个执着理想者和行动者，他向往“美人美政”，像一个永远在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死不悔改地迷恋现实之外的美”。他设想有一台计算机能够有效获取一切社会信息，遵循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正确理念和目标，快速计算最正义、最人道、最有效率的国家制度、法律法规、政策策略以及各项社会管理办法并控制执行。于是他创立“万治优选法”，研发“机器人总统”，致力于达成全人类的终极美善。但问题在于，科技进步真的可以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吗？已经取得突破性突破的智能机器人“雅典娜”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诞生，因为它知道自己终归为人所用。智慧可以通过算法无限累加，而人性却深不可测，现实里的文明之旅更是障碍重重，善良与邪恶、美好与丑陋共存于世，它很可能脱离孙秋当初单纯的预想，走向至善之美的反面。

人们渴望一个善恶分明的确定性世界，但相对性和模糊性才是世界的真相，这是终极悖论。面对存在的荒谬和永续的疑难，刘诗伟依然选择相信良善之美的永恒，让小说在抵达思想高地的同时也凸显出对现实的信心。当小说最后的谜底解开时，“我们”惊喜地发现刘虹女还活着，她活着便意味着美从未真正消失，她一直在某个隐秘的角落，以其无可抗拒的光芒指引和完善“我们”从未懈怠的人生。美以自己的消失成就了永恒的美。在大英博物馆的门外，在莫斯科，在布法罗，在江城，“我们”不约而同都依稀看到过刘虹女的身影。更何况还有以刘虹女为精神母亲的刘虹女，正以更加务实的行动一点点改变现实。在充满了悖谬和迷思的现实中，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虹女”。向善向美是个体自我实现的动力，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道德源泉。信仰的投射与哲学的沉思使小说超越了普通的愤世嫉俗，散发出思想的气息。

时代日新月异，如何理解当下社会，是作家必须面对但又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文学一方面要洞察现实及人性的幽暗处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也亟需从日常生活和私人经验中走出来，重新引进正义、光明、纯洁、崇高主题，重构公共空间。刘诗伟从现实出发又超越现实时空，立足切肤感受又超越个体经验，在朝向未来的思考中营构多重意义世界，推崇人性的美善和社会的良治，追问人类与世界的终极命运，张扬向死而生的生命美学，持续传递一个作家的良知，以极具个性色彩的方式为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另一种视野。